

当代满族作家文丛

子忱初记

杨子忱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序

鲁 野

文学属创作。创作即有着自己独特的、不与其他相同的一面，更有着其鲜亮的、蓬蓬勃勃的一面。正因为这样，它才能这朵谢了那朵开，繁繁盛盛、簇簇拥拥、璀璨璨璨，从古代一直斑斓、耀眼、宏阔到今天。明天的日子将也是这样。这便是创作的生命力的所在。

东北属边境地带、大有苍凉、古迈、洪荒、莽博之势。东北作家群，也同样具有着这种赋有阔远、野性味的风采。东北作家群，自很早以来就开始播及并渐渐地形成了。直到建国前后，壮大成空前的雄健的队伍。那些在解放初期，在五十年中后期，接受着那些作家作品影响而开始涉猎文学的青少年们，有的已日益成熟起来了，这就构成了今日的东北作家群的风貌。作家杨子忱，就是这个当今的东北作家群中的一位。他是东北土著。他靠着自拔、自立和自强不息的劲头，没有任何可依或亲友的借助，独自崛起在东北文坛上。

杨子忱的创作是丰厚的。曾有人计算过，他从1956年处女作问世以来，平均每日有800左右字发表；自1990年开始

进入长篇创作以来,平均每年有120余万字发表。由此,他才有28部著作,其中长篇9种14部累计800余万字的成果。杨子忱的创作是执着的。至今为止,我觉得很少有像他那样酷爱文学的了;包括专职作家在内,再少见像他那样专一和全神贯注的了。可以说,他将自己的精力、青春、心胸、情怀,以及血液的每一滴,和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献上了。别人用墨水写作,他是用生命进行创作。这种顽强奋发精神无人能比。他是个舍身于文坛的作家。杨子忱为文好,为人更好。他不会说说,凡答应的事,都一定去做。他不肯说他人的不足,他说没那个时间。他没有在感情上伤害过人,他说这点可以引为自豪。他不把胜利说在前,不讲打算做。要讲,那是已经结果了。谁知其间有多少失败和艰辛!他对人生体味得全,用元气;他竭力写体味,用默默。他把自己看得很普通。难怪有人见了他还不认识他,面对着杨子忱还找杨子忱。这就是他。

收入本书的,实在是他创作中的凤毛麟角,然而却也能看出他的追索与实践。他的这些短篇小说,很近似于手抄本,有的就是,有的是他晚间散步向人们讲述的故事,稍加整理,便成型了,很有大众性。他的散文极富人情味,人性味,让人忍俊不禁;其游记,很少都城景色,多旷野风光,这与他性情有关。他写的人物,多是常人,即便名人,也重其常事,这是他心地所致。

同在东北故土,迄今我俩尚未谋面,此文可算作是一个相逢和交往吧。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慰藉。于是,我受其托,留下了这些笔墨。谨以为序。

1997年2月7日丁丑牛岁正月初一日

目 录

序.....	鲁野(1)
--------	-------

小说拔萃

种.....	(1)
鞋.....	(5)
判.....	(8)
壺.....	(12)
鲜.....	(15)
助.....	(18)
奶.....	(21)
仇.....	(28)

野	(35)
平	(40)
戏	(51)
她	(56)
虎	(65)
丑	(72)
名	(76)
媚	(80)
孤	(83)

散文拔萃

说	(86)
乐山梨秋	(90)
牛圈	(94)
牛记	(98)
送“笨笨”下乡	(102)
无尽往事	(106)
名山之山	(109)
长白山天池西麓跋涉初记	(112)
梯子河初记	(116)
锦江大峡谷初记	(120)
泰山挑夫	(124)

人物拔萃

足迹

——记九台市啤酒厂厂长孙长运	(130)
----------------------	-------

跋涉

- 记九台二中残疾青年周玉珊…………… (155)

敬业

- 记长春市朝阳实验小学学校校长张智馨…………… (174)

风范

- 记吉林省中山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校长赵彤 ………
…………… (195)

窗口

- 记长春市中心医院医护风采…………… (209)

文学·大道·长天

- 记作家杨子忱文学生涯四十年…………… 施立学(213)

种

说不在风水也不中。

凤凰山下凤凰沟这个屯子，紧贴着松花江畔。它借着松花江的水脉，女人一个个长得杨柳细腰的，都俊，都像凤。那里流行着一句俗话，叫做：“山上萝卜山下蒜，长得俏，谁见谁稀罕，姑娘不用看。”那意思是说，你要说凤凰沟的姑娘做媳妇，不用去上门端相，一个保一个。说起这里的女人的俊谁也压不住这五位。这五位，人们根据她们的外号，给编了一首村谣：“大苹果，面酸梨，招人稀罕累死驴。杖根种下花豆角，养个孩子邻居的。”这里所说的“大苹果”，是指她脸长得新鲜，红是红白是白，不擦胭脂自来色，嘎巴溜丢一百百，细嫩，身子胖乎；“面酸梨”，是指她生得瘦弱，秀气，只是性体有点酸；“招人稀罕”是说她在沟里在屯中乱扯，谁得着谁可以搭上一钩，她也像别人稀罕她一样稀罕别人，怎么稀罕都行，没够；“累死驴”，虽然不胡扯，却是把自己当家的看守得巴巴的，夜夜不准他在外面留宿。而“花豆角”，则全列在她们四位之上。她所以得上这个雅号，那不仅是因为她脸面生得像朵花，腰杆软得像根蔓，随风

能左右摇摆，更重要的是因她能种上一手好豆角。她种的豆角，不仅蔓子爬得高，花朵开得囊，豆角结得密，样子和品种还特别齐全。像什么老来变，五月鲜，八月忙，大红袍，江豆，碗豆，大姑娘挽袖，云豆，喜鹊翻白眼，一配儿，家雀蛋，蒜瓣儿，一尺青，花皮儿，江东宽，开锅烂，冻死鬼，老来胖，一身肉，倒开花，老来少，胖腿儿，自老心，对鱼儿，懒老婆乐，不害臊……嘿，好多了，让人数不胜数。她的豆角，不仅种在园子里，不仅带在苞米地，不仅是上架的，就是她家的杖根，都没有闲着的地方。那杖根的豆角一长起来，伸开蔓，串开叶，开开花，只将个小院围得绿荫荫，粉荡荡，红火火，真像是“青藤爬满了木屋”。

话说这年八月，她家杖根的八月忙和大红袍、喜鹊翻白眼豆角下来了，只滴里嘟噜的挂得满杖子，里里外外的都是，谁看着谁喜爱。

她家东院的邻居，姓朱，小媳妇长得也挺俊，还挺厉害。但有一个毛病，就是眼皮浅，看着人家的好东西，就有些迈不动步。偏偏朱家与“花豆角”家只一杖子之隔，“花豆角”家的花豆角也不守规矩，竟钻过了杖子，结到人家那面去了。这事被朱家的小媳妇搭上了眼。一天，她乘着“花豆角”在屋里煮苞米碴子饭，便下了手，来摘“花豆角”钻过杖子的花豆角。没想，正赶上“花豆角”出屋来抱柴禾，准备烧二遍火，发现了。朱家小媳妇一看，脸像巴掌打的一样，返身回到了屋里。“花豆角”呢？也没惊动，全当作没有看见。待她烧完了二遍火时，又特意摘了一腰子筐大红袍豆角送了过来，说道：“大妹子，这豆角你就吃吧，我还摘不过来呢，咱两家说穿了，只隔着一道杖子，要是把那杖子拔了，咱两家就是一家了。”

几句话，只说得朱家小媳妇脸都不知道该藏哪儿才好了，临了只留一句：“大姐，你有用着我的地方自管说，别客气。”

“那是定然啦”。

一晃，这年夏天过去了，来到秋天了。当那杖子上的花豆角下了园，落了叶，枯了秧，变得稀疏，也眼亮了些时，朱家小媳妇发现“花豆角”身量变大了。本来是纤细苗条的腰杆变得粗实了，臂部也显得丰腴了。虽然她腰间多了条蓝围襟，但也明显地看出来来了。

呵，她有孕了！

这一发现，可叫朱家小媳妇吃惊不小。原来，她知道“花豆角”的男人有不生育症，是清水罐子。这话，是“花豆角”亲自当她说出的。她还问过她，看有方法能治不。为这事，“花豆角”还偷偷摸摸地领着男人跑到城里去过，专门找那些老中医和有绝招的大夫给治，结果都未顶事。如今她有了身孕，这孩子是谁的呢？

这天，她正这样想着，“花豆角”拎了一筐家雀蛋豆角走了进来，说道：“大妹子，这家雀蛋老了，成了，籽好，你就留着作种吧，来年春天，杖子这面你也种上。”

说完，“花豆角”返身就往外走。哪想，正好与朱家小媳妇的男人碰个满怀。朱家小媳妇正好在后面相送，一下子被她看见了，便数落道：“看你，也不光不顾的，没见人家都有身量了吗！”

没想，她说过了这话时，只见“花豆角”和她男人都低下了头。再一看，“花豆角”脸红了，她男人也脸红了。

朱家小媳妇是个千灵百乖的女人，啥看不透？到了晚上，等孩子都睡了时，她刨根问起自己的男人来：

“‘花豆角’是多咱有的？”

“我哪知道”。

“是不是夏天豆角封住杖子的时候？”

“不知道。”

“那你俩白天见面那会儿，脸咋都红了？”

“不知道。”

“不怕你不说，到时候就露馅了。”

果然，到来年五月种豆角的时候，“花豆角”生了。还是个小小子。那小子，长得跟朱家媳妇的男人一模一样，一样的高鼻梁，一样的大眼睛、双眼皮，一样的薄嘴唇，也有两个酒窝。更明显的是，她男人颈部有块弯豆角形的红痣，那孩子颈部也有块弯豆角形的红痣；她男人的那痣在左边，那孩子的那痣也在左边。

看到这些，她明白了。难怪我摘她家花豆角，她不发火呢！难怪她夏天给我家送花豆角，秋天又往我家送家雀蛋花豆角种呢！原来，这是她用花豆角种换我家的人种呵。她真想穿过去，细问问“花豆角”，她真想钻进被窝子，再问问自己的男人。正在这时，她听从门外路过的人在议论道：

“你知道，大道上走的谁是谁孙！”

“你知道，家中坐的谁是谁儿！”

“问那干啥，人就是这样，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反正是留下来了，一直留到今天，明天也是……”

朱家小媳妇听了听，也罢，管那干啥，反正别人也抢不去，是自家的儿子是自己生的就行呗。

想到这儿，她抬头望望，见那杖根儿的花豆角又开始伸蔓了。

鞋

王家二婶做得一手好鞋。

说起这话，那可就长了，都说她在为姑娘时手头就是这样好。什么大人鞋，小孩鞋，棉鞋，夹鞋，凉鞋，千层底的，万字帮的，麻鞋，傻鞋，扎花的，描云子的，哪样都会。人们为着这事，还给她编了一套喀，说她是：“能描龙，能绣凤，画个蛎蛎可地蹦。前画蚂螂红大袄，后画蝴蝶绿飘翎。铰块花布做贴身，缝对缝儿不见缝……”这还不说，就是她做的一根筋掐脸棉鞋，在屯中都报了头子，不光姊姊妹妹、嫂嫂妯娌说它好，就连巧手赵家二木匠，背地里都翘着姆指说：“真这份儿。”这话，被村里的那些屁小子听到了，都打趣地说：“赵二叔，你不好也让她给你作一双穿吗？”他听了，骂道：“去去，兔崽子。”

王家二婶，都是扔下五十奔六十的人啦，几乎是做了一辈子鞋，一直做到今天。其实，她这样忙活，也未免显得有些多余，自讨苦吃，大不了添些累。现时下，啥样的鞋没有？价码也不老，都买得起。不过，说终归是说，她还照样做。

这天，她又坐在窗前做起鞋来。做的还是老样式，是双一

根筋掐脸棉鞋。当然，那是她的拿手活了。这事被她的老丫头看见了。她老丫头叫二凤。二凤来到她跟前，问道：

“妈，你怎么又做上了呢？”

她没有出声。

“妈，你这是给谁做？”

她还是没有出声。

她眼睛有些发花。过了会儿，针上的线用没了，看了看，说道：

“凤儿，来给妈引上。”

“引针？你不说我不给引。”

“这个死丫头，啥事都管。”

“我就是要管，这鞋给谁做？”

王家二婶看了看眼角放出些纹路和光芒来，只是眯眯朦朦的说道：

“给谁？还不是给你爹！”

“我爹？”

“呵。”

“那好。”

二凤说着，将那针抢过来，将那线引头用嘴抿湿，用手捻捻，然后，穿过针眼，一下子给引上了。她就引线的工夫，将那鞋底用扎扎了扎，整整是一扎零一跪，折合成鞋号，正好是42号。于是，她跑到前村小百货店给买回一双雪地鞋，往妈跟前一放，说道：

“妈，你看看，行不？”

“给谁的？”

“我爹呵。”

“你爹？”

“呵，你不用再挨那个累了。”

“那你就给他去吧。”

王家二婶说着，还是头也不抬地哧楞哧楞纳她的一根筋掐脸棉鞋。

过了不多日子，那鞋做好了。

又过了不多日子，人们见那鞋穿在赵家二木匠的脚上了。

接着，一些风言风语地就在屯中刮了起来：

“一看那手头，就知是她的。”

“据说，她为姑娘时头一双鞋就是给他做的。”

“还说鞋呢！你没见二凤和赵二木匠长得一模一样？都是大眼生生的，像从他脸上扒下来的。”

“那么说，她也是他的？”

王家二婶听了，啥也不说，就当没听见。

判

在松花江东畔有个小村，名字叫山根儿。

山根儿，不产别的，产的都是石头，一块块四楞八角的，有的是。正因这样，在公社那咱，这里被开成了采石场，叫山根儿采石场。

这事也是发生在公社那咱。

这天，山根儿采石场来了两个新采石工。那是一老一小。老的叫大倔子，姓马；小的叫小石子，姓姜。他俩年龄相差有三十上下岁。大伙都认得他两个，大倔子在江东大烟囱屯住，小石子在江东八棵树屯住，相离也不算太远。

他俩来到采石场后，人们也没发现别的，只见他俩一天天地近乎起来。主要表现有三点：一是休息时坐得越来越近，一是抽烟时抽得越来越高，一是吃饭时吃得越来越好。乍开始时，小石子抽的是叶子烟，大倔子抽的是“八分损”即八分钱一合的黑管烟，据说那烟全是用烟梗子做的，只有那些抽不起好烟的人才抽它。显得“损”，因而得名。后来，小石子升了一格，换成了“八分损”，大倔子却改成了蝶花和“拉手”（握手）。再后

来，小石子改成了蝶花和“拉手”，大倔子便变成了迎春和前门。再再后来，大倔子竟将牡丹和大生产塞在小石子手里，让他白抽，抽个够。再说吃的，乍开始时，小石子带的是窝瓜熬土豆，大倔子带的就是干豆腐炒辣椒。后来，小石子带的是干豆腐炒辣椒。大倔子带的是猪肉炖粉条。再后来，小石子带的是猪肉炖粉条，大倔子带的就是小鸡烩蘑菇。再再后来，大倔子竟替小石子带包子饺子，小石子伙食大倔子全给包下了。这样一来，他俩坐的距离也自然近了，心也就自然地贴到一块了。一次歇气儿，他俩又坐到一起了。大倔子对小石子说道：

“你得管我叫点啥。”

“不是叫你叔了吗？”

“不，还得近点。”

“那，我就认你干爹得啦。”“不，还得近点。”

“还近？还能认你为亲爹？”

“对，我就是你亲爹。”

“这——”

“这事回去问问你妈就知道了。”

小石子觉得事情离奇，便回家对她妈说了。他妈叫“花蝴蝶”，年轻时有些姿色。没想，他妈听了，竟落下泪来。他又去问他爹。他爹叫姜老四。姜老四听了，说道：“中，得有个条件。你回去问问他。”

大倔子更是明白人，他没等小石子把话说完，就将一纸塞在小石子手里，说道：“全写在这上，拿回去看吧。”

小石子展开那纸一看，只见上面写道：“若同意小石子为我做子，答应三条：一给小石子说媳妇；二愿意给你俩治病；三生老病死由我负责。可有一宗，小石子得改姜姓为马姓。”

为什么大倔子提出这三个条件呢？他知道姜家穷，日子过得累，夫妻俩都有老病，三个儿子还都没说上媳妇。

小石子将这张纸拿了回去，交给他爹姜老四。姜老四一看，竟然一口应诺：“中”。

双方协约达成了。眼下需要办的是：到公社民政那里改户口，改姜姓为马姓。

姜老四和马大倔子双双同到公社。民政老胡听了他俩的讲述后，觉得事情蹊跷，便向大倔子问道：“你们这样做，可有依据吧？”

“有。”

“拿来。”

“在家呢。”

大倔子回到家，从房子的秫秸缝里找出一纸。那纸都被蟑螂噬得七窟窿八眼子的了。还好，那字没有被噬着，挺完整。他拿着，乐颠颠地跑回公社，交给了民政老胡。

胡民政接过一看，见是张判决书，上面写道：“因为大倔子与姜老四妻花蝴蝶通奸有孕，特判处马大倔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作案时间：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

老胡将姜老四叫到一边，问道：“是有这事吗？”

“有。时间也对。那时我在马场松花江大堤做民工，家里只剩她。”

老胡又叫小石子将他妈花蝴蝶找来，问道：“事情是这样的吗？”

“是。地点在屯西高粱地。”

听到这里，胡民政将他们四个人召集到一起，然后端起一纸，站在办公桌那里，开始宣判：

“判决书，民字第 58001 号。根据姜马两家申请，双方情愿，特做如下判决：判决原姜老四之子小石子，改为马大倔子名下为子；同时，姜小石子之姜姓也改为马姓。这样做，也就等于物归原主了，符合民意。至于此案所牵扯到的其他经济事宜等，嗣后由两家自行调停，本民政概不干涉。此判决即日执行。”

这事传开后，屯里人都说：

“别看大倔子光棍，还得一子。”

“大倔子得子多亏那张判决书。”也有的说：“可也对，这叫物归原主。”“是啊，这才叫两厢情愿呢。”

没心听那些。那天公社老胡给判决完，回到家，忽然发现当年的那张老判决书和现在的这张新判决书拉在公社民政那里了。他急忙地又跑回公社，将它找了回来，说道：“别想让人给卷烟抽了。”

说完，他将它俩叠合在一起，又放进房子那秫秸缝里。